

天津人民出版社
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

叢書策劃　石偉
學術顧問　王得后　蕭振鳴
責任編輯　劉文君
封面設計　廖敏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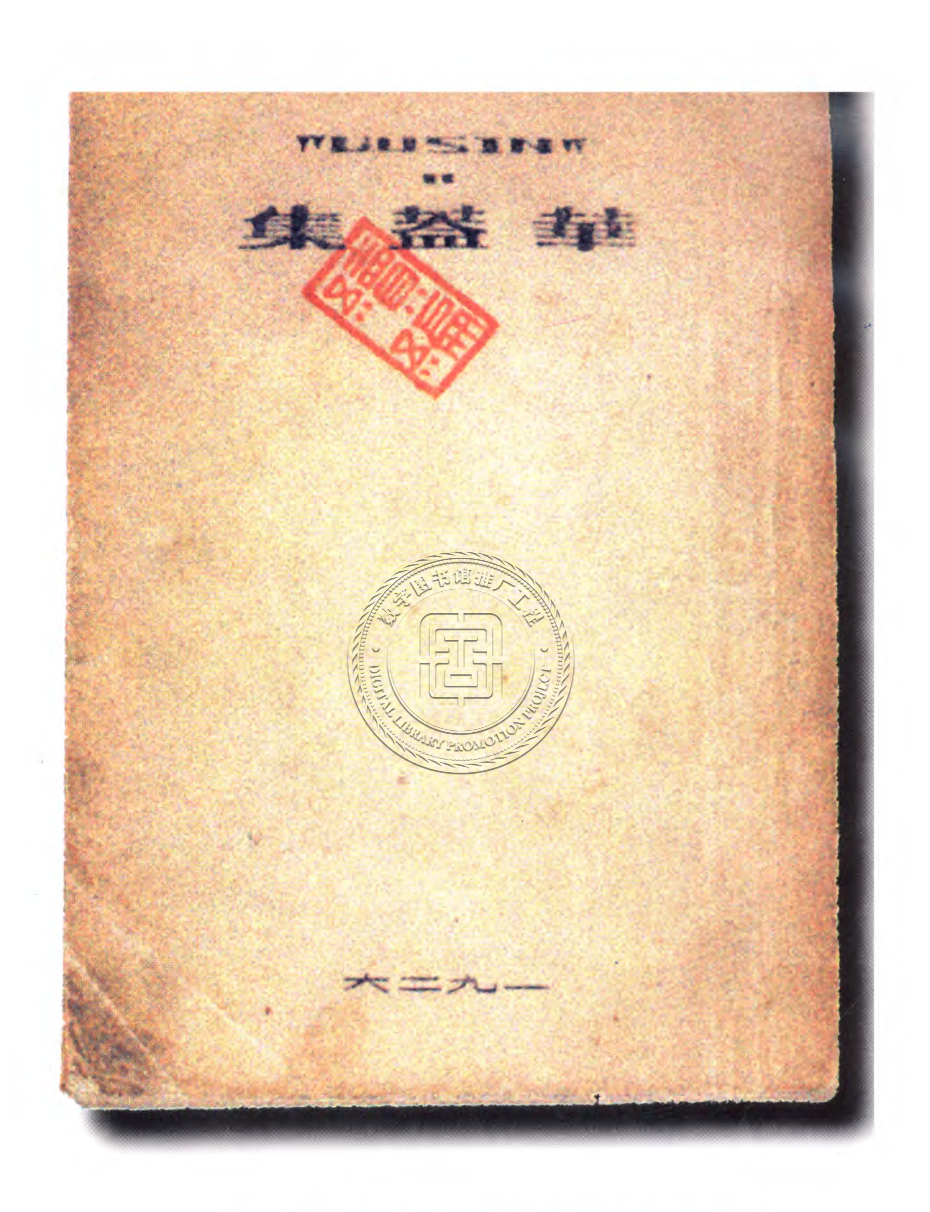
華蓋集續編



魯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





一九二七年五月上海北京北新書局初版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一九二七年的鲁迅



小引

還不滿一整年，所寫的雜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麼多了。秋來住在海邊，目前只見雲水，聽到的多是風濤聲，幾乎和社會隔絕。如果環境沒有改變，大概今年不見得再有什麼廢話了罷。燈下無事，便將舊稿編集起來；還豫備付印，以供給要看我的雜感的主顧們。

這裏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眞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牠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藉此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

嚴高尙的假面上撥牠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却毫無什麼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

從一月以來的，大略都在內了；只删去了一篇。那是因爲其中開列着許多人，未曾，也不易逼徵同意，所以不好擅自發表。

書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舊，就還叫華蓋集。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兩個字：「續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記于厦門。

目錄

一九二六年

續編的續編

一九二六年

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

1

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卽西瀅）敎授要不管閒事了；這豫言就見於現代評論五十六期的閒話裏。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麼，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之外，眞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麼大了，竟不知道陽歷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

於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掛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幾坐綵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關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砰礡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眞跟着過年爲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於成爲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却也很佔一點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於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閒事，有人管閒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彷彿沒有所謂閒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爲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裏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即大有作爲，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那自然是頗近于管閒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夠「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閒事了。因爲既

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于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於咱們地球之上，即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閒」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僱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在我們是閒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里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多了麼？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爲例，正如在文學上的引用什麼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我大約因爲在講什麼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于此，尚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干？青蠅的脚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裏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裏去。管到「鄰

貓生子」，很有人以爲笑談，其實却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裏，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爲天下本無所謂閒事，只因爲沒有這許多偏管的精神和力量，於是便只好抓一點來管。爲什麽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爲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志；小則，因爲是同學，親戚，同鄉，——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麽，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了然，或者其實了然，而故意裝痴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却管了閒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眞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了。幸而陰歷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

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2

昨天下午我從沙灘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爲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只要一看見封面上畫着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况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况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閒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閒話」，因爲牠給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纔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爲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却還「用「平

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脚』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况。」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喫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喫，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裏面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燉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麽事，連「佛脚」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裏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云。這「我們」裏面，據說第一要數「溥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

釗，因爲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裏「幾乎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眞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餘，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

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衆「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像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爲「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於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

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爲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麽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刦。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于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爲難，他會自己摔了，却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於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牠不過擺着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牠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的「流言」，其實却躲在家裏，託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却也因此「交臂失之」了。

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數莊士敦先生，公團要推「政治學會圖書館」了，只可惜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靠着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聽說所依靠的還是美國退還的賠款，常年經費又不過三萬元，每月二千餘。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只有梁啓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夠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裏，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幾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臺了，很可惜。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閒話』便沒有什麼可幹」，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爲什麼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夠用。陳源教授就舉着一個例：「就以四書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淸許多儒家的註疏理論，四書的眞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硏究起來，就得用得了幾百幾千種參攷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於漢人的四書註疏或理論，却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

源教授所推許爲「那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在做給「束髮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之類，也只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却沒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註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裏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這樣就算了，因爲即使要「抱」，却連「佛脚」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脚」的，肯「抱佛脚」的，的確還是眞正的福人，眞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笙」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罷。

完

現在不高興寫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結。總之：將現代評論增刊略翻一遍，就覺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見有一回廣告上所開列的作者的名

單。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適教授的譯詩三首呀，徐志摩先生的譯詩一首呀，西林氏的『壓迫』呀，陶孟和教授的要到二〇二五年纔發表而必須我們的玄孫纔能全部拜讀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時，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見灰色了，於是乎拋開。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着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週，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牠的特色。

（一月三日。）

有趣的消息

雖說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們却還向這裏跑；老年們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別處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轉回來了，彷彿倒是北京還很有什麼可以留戀。厭世詩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係之矣」，然而他總活着；連祖述釋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勗本華爾也不免暗地裏喫一種醫治什麼病症的藥，不肯輕易「涅槃」。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這當然不過是俗人的俗見罷了，可是文人學者之流也何嘗不這樣。所不同的，只是他總有一面辭嚴義正的軍旗，還有一條尤其義正辭嚴的逃路。真的，倘不這樣，人生可真要無聊透頂，無話可說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貴起來；自己的「區區僉事」，又因爲「妄有主張」，被章士釗先生革掉了。向來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

來夫的話來說，是「沒有花，沒有詩，」就只有百物昂貴。然而也還是「妄有主張」，沒法回頭；倘使有一個妹子，如晨報副刊上所豔稱的「閒話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聲音正如「銀鈴之響於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許可以借此撥轉馬頭，躲到別墅裏去研究漢朝人所做的四書注疏和理論去。然而，惜哉，沒有這樣的好妹子；「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連有一個那樣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靈均。我的終於「妄有主張」，或者也許是無可推託之故罷。然而這關係非同小可，將來怕要遭殃了，因爲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報應的。

話要回到釋迦先生的教訓去了，據說：活在人間，還不如下地獄的穩妥。做人有「作」就是動作（＝造孽），下地獄却只有「報」（＝報

戀）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獄的原因，而下地獄倒是出地獄的起點。這樣說來，實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尙，但這自然也只限於「有根」（據說，這是「一句天津話」）的大人物，我却不大相信這一類鬼畫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裏，枯燥當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態，除了百物昂貴之外，究竟還是五花八門，創造藝術的也有，製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爲北京的緣故，也就是人們總還要奔湊聚集的緣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實一點的朋友就難於給自己豎起一杆辭嚴義正的軍旗來。

我一向以爲下地獄的事，待死後再對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於是便不免於有時得罪人，有時則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但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當然要受報，那也只好準備着，因爲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的是更不能豎起辭嚴義正的軍旗來的。其

實，這裏也何嘗沒有國家大事的消息呢，「關外戰事不日將發生」呀，「國軍一致擁段」哪，有些報紙上都用了頭號字煌煌地排印着，可以刺得人們頭昏，但於我却都沒有什麽鳥趣味。人的眼界之狹是不大有藥可救的，我近來覺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見那在德國手格盜匪若干人，在北京率領三河縣老媽子一大隊的武士劉百昭校長居然做駢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學，敎部備員，多藝之譽愧不如人，審美之情差堪自信，」還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實在沒有料想到。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閒事的「學者」，今年不管閒事了，在年底結清帳目的辦法，原來不止是掌櫃之於流水簿，也可以適用於「正人君子」的行爲的。或者，「阿哥！」這一聲叫，正在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間十二點鐘罷。

但是，這些趣味，剎那間也卽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變

動，也誠然是可恨。我想，照着境遇，思想言行當然要遷移，一遷移，當然會有所以遷移的道理。況且世界上的國慶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們的軍旗，是全都早經豎定了的。前人之勤，後人之樂，要做事的時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時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殺的時候我是關龍逢，要殺人的時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勃朗寧夫婦豈不是講戀愛的模範麼，勗本華爾和尼采又是咒詛女人的名人，……歸根結蒂，如果楊蔭榆或章士釗可以比附到猶太人特萊孚斯去，則他的篾片就可以等於左拉等輩了。這個時候，可憐的左拉要被中國人背出來；幸而楊蔭榆或章士釗是否等於特萊孚斯，也還是一個大疑問。

然而事情還沒有這麼簡單，中國的壞人（如水平線下的文人和學棍學匪之類），似乎將來要大喫其苦了，雖然也許要在身後，像下地

獄一般。但是，深謀遠慮的人，總還以從此小心，不要多說爲穩妥。你以爲「閒話先生」眞是不管閒事了麽？並不然的。據說他是「要到那天這班出鋒頭的人們脫盡了銳氣的日子，我們這位閒話先生正在從容的從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從鐵槓磨成的綉針，諷刺我們情急是多麽不經濟的一個態度，反面說只有無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憑証。」（晨報副刊一四二三）

後出者勝於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墮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論，也是由裸體而用會陰帶或圍裙，於是有衣裳，袞冕。我們將來的天才却特異的，別人繫了圍裙狂跳時，他却躲在綉房裏刺綉，——不，磨綉針。待到別人的圍裙全數破舊，他却穿了綉花衫子站出來了。大家只好說道「阿！」可憐的性急的野蠻人，竟連圍裙也不知道換一條，怪不得銳氣終於脫盡；脫盡猶可，還要看那「笑吟吟」

的「諷刺」的「天才」臉哩，這實在是對於靈魂的鞭責，雖說還在遼遠的將來。

還有更可怕的，是我們風聞二〇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發表一部著作。內容如何，只有百年後的我們的曾孫或玄孫們知道罷了，但幸而在現代評論增刊上提前發表了幾節，所以我們竟還能「管中窺豹」似的，略見這一部新書的大概。那是講「現代教育界的特色」的，連教員的「兼課」之多也說在內。他問：「我的議論太悲觀，太刻薄，太荒誕嗎？我深願受這個批評，假使事實可以證明。」這些批評我們且俟之百年之後，雖然那時也許無從知道事實；典籍呢，大概也只有「笑吟吟的」佳作留傳。要是當眞這樣，那大牛是「英雄所見略同」的，後人總不至於以爲刻薄罷。但我們也難於懸揣，不過就今論今，似乎頗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意了。人們不逢

如此盛事者，蓋已將二千四百年云。

總之：百年以內，將有陳源教授的許多（？）書，百年以後，將有陶孟和教授的一部書出現。內容雖然不知道怎樣，但據目下所走漏的風聲看起來，大概總是諷刺「那班出鋒頭的人們」，或「馳驅九城」的教授的。

我常常感歎，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厲害：牠立了地獄之說，藉着和尙，尼姑，念佛老嫗的嘴來宣揚，恐嚇異端，使心志不堅定者害怕。那訣竅是在說報應並非眼前，却在將來百年之後，至少也須到銳氣脫盡之時。這時候你已經不能動彈了，只好聽別人擺佈，流下鬼淚，深悔生前之妄出鋒頭；而且這時候，這纔認識閻羅大王的尊嚴和偉大。

這些信仰，也許是迷信罷，但神道設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

的事，或者也還是不無裨益。況且，未能將壞人「投畀豺虎」于生前，當然也只好口誅筆伐之于身後，孔子一車兩馬，倦游各國以還，抽出鋼筆來作春秋，蓋亦此志也。

但是，時代遷流了，到現在，我以為這些老玩意，也只好騙騙極端老實人。連闊這些玩意兒的人們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況所謂壞人們。得罪人要受報應，平平常常，並不見得怎樣奇特，有時說些宛轉的話，是姑且客氣客氣的，何嘗想藉此免于下地獄。這是無法可想的，在我們不從容的人們的世界中，實在沒有那許多工夫來擺臭紳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與其說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紀的剖撥戮屍，倒不如馬上就給他一個嘴巴。至於將來，自有後起的人們，決不是現在人即將來所謂古人的世界，如果還是現在的世界，中國就會完！

（一月十四日。）

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眞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爲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爲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淸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

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着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士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羣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爲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强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麽，社會不是改進了麽？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謚爲「土匪」之一，却並不想爲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

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爲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爲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裏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爲伍，只因爲事實彷彿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羡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爲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麽，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爲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

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着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歷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捲土重來，若再失敗，再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着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纔有眞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

烟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爲「匪」而其實是眞的國民，有官以爲「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爲「官魂」，這是鑑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裏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爲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麽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二月二十四日。）

古書與白話

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于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而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憫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牠奮鬬之後，自己站住了，這纔尋出牠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却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無論什麼，在我們的「古」裏竟無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會長進，到現在仍是說非「讀破幾百卷書者」

即做不出好白話文，于是硬拉吳稚暉先生爲例。可是竟又會有「肉麻當有趣」，述說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眞是千奇百怪。其實吳先生的「用講話體爲文」，即「其貌」也何嘗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不是「縱筆所之，輒數萬言」麽？其中自然有古典，爲「黃口小兒」所不知，尤有新典，爲「束髮小生」所不曉。清光緒末，我初到日本東京時，這位吳稚暉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鈞大戰了，其戰史就有這麽長，則見聞之多，自然非現在的「黃口小兒」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辭用典，有許多地方是惟獨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纔能夠了然，從青年看來，第一是驚異于那文辭的滂沛。這或者就是名流學者們所認爲長處的罷，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學者們所拉攏恭維的相反，而在自己並不故意顯出長處，也無法滅去名流學者們的所謂長處；只將所說所寫，作爲改革道中的橋梁，或者竟並不想到作爲改

革道中的橋梁。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脚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佔據別人的心，愈善于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裏，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着腸子裏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裏找出一點古氣，及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如果「不朽之大業」不過這樣，那未免太可憐了罷。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黃口小兒」們還要看什麼甲寅之流，也未免過于可慘罷，即使牠「自從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

非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爲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爲深知，最爲痛切一般。但即使「束髮小生」，也何至于

說，要做戒絕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盡幾百兩雅片纔好呢。

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爲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雖然據說美國的某處已經禁講進化論了，但在實際上，恐怕也終于沒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一點比喻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喫羊肉，闔城裏，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眞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鋪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羣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里稱綿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却頗名貴了，因爲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羣，悉依牠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却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牠。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爲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却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着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牠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眞的忙迫的情形

時，心裏總想開口向牠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裏去？！」

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爲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也就難于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只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敎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頸子上掛着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着「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麽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于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猪乎？牠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猪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

Schopenhauer 先生曾將紳士們比作豪猪，我想，這實在有些失體統。但在他，自然是並沒有什麽別的惡意的，不過拉扯來作一個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裏有着這樣意思的話：有一羣豪猪，在冬

天想用了大家的體溫來禦寒冷，緊靠起來了，但牠們彼此卽刻又覺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離開。然而溫暖的必要，再使牠們靠近時，却又喫了照樣的苦。但牠們在這兩種困難中，終于發見了彼此之間的適宜的間隔，以這距離，牠們能夠過得最平安。人們因爲社交的要求，聚在一處，又因爲各有可厭的許多性質和難堪的缺陷，再使他們分離。他們最後所發見的距離，——使他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有不守這距離的，在英國就這樣叫，

"Keep your distance!"

但卽使這樣叫，恐怕也只能在豪猪和豪猪之間纔有效力罷，因爲牠們彼此的守着距離，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猪們中夾着一個別的，並沒有刺，則無論怎麼叫，牠們總還是擠過來。孔子說：禮不下庶人。照現在的情形看，該是並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

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傷是當然要受傷的，但這也只能怪你自己獨獨沒有刺，不足以讓他守定適當的距離。孔子又說：刑不上大夫。這就又難怪人們的要做紳士。

這些豪猪們，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來抵禦的，但至少必須拚出背一條豪猪社會所製定的罪名：「下流」或「無禮」。

（一月二十五日。）

不是信

一個朋友忽然寄給我一張晨報副刊，我就覺得有些特別，因爲他是知道我懶得看這種東西的。但旣然特別寄來了，姑且看題目罷：「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署名是：志摩。哈哈，這是寄來和我開玩笑的，我想；趕緊翻轉，便是幾封信，這寄那，那寄這，看了幾行，才知道似乎還是什麼「閒話……閒話」問題。這問題我僅知道一點兒，就是曾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敎授卽西瀅先生的信，說及我「揑造的事實，傳佈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不禁好笑；人就苦於不能將自己的靈魂砍成醬，因此能有記憶，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記得首先根據了「流言」，來判決楊蔭楡事件卽女師大風潮的，正是這位西瀅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發行的現代評論

上。我不該生長「某籍」又在「某系」敎書，所以也被歸入「暗中挑剔風潮」者之列，雖然他說還不相信，不過覺得可惜。在這里聲明一句罷，以免讀者的誤解：「某系」云者，大約是指國文系，不是說研究系。那時我見了「流言」字樣，曾經很憤然，立刻加以駁正，雖然也很自愧沒有「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不料過了半年，這些「流言」却變成由我傳佈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這眞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說聰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說這回的所謂「流言」，並非關於「某籍某系」的，乃是關於不信「流言」的陳源敎授的了，則我實在不知道陳敎授有怎樣的被捏造的事實和流言在社會上傳佈。說起來慚愧煞人，我不赴宴會，很少往來，也不奔走，也不結什麼文藝學術的社團，實在最不合式於做捏造事實和傳佈流言的樞紐。只是弄弄筆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爲根據，故意給牠

傳佈開來，雖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無關大體的事；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例如對於汪源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其間竟隔了幾乎有兩年。——但這自然是只對於看過熱風的讀者說的。

這幾天，我的「捏……言」罪案，彷彿只等於曇花一現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沒有將我「流」進去，不過在後屁股的西瀅致志摩是附帶的對我的專論，雖然並非一案，却因爲親屬關係而滅族，或文字獄的株連一般。滅族呀，株連呀，又有點「刑名師爺」口吻了，其實這是事實，法家不過給他起了一個名，所謂「正人君子」是不肯說的，雖然不妨這樣做。此外如甲對乙先用流言，後來却說乙製造流言這一類事，「刑名師爺」的筆下就簡括到只有兩個字：「反噬」。嗚呼，這實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語說，「察見淵魚

者不祥」，所以「刑名師爺」總沒有好結果，這是我早經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給我晨報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來刺激我，譏諷我，通知我的，還是要我也說幾句話呢？終於不得而知。好，好在現在正須還筆債，就用這一點事來搪塞一通罷，說話最方便的題目是魯迅致口口，既非根據學理和事實的論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不過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嘗願意發表；無論怎麼說，糞坑也好，毛廁也好，決定與「人氣」無關。即不然，也是因爲生氣發熱，被別人逼成的，正如別的副刊將被晨報副刊「逼死」一樣。我的鏡子眞可恨，照出來的總是要使陳源教授嘔吐的東西，但若以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爲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不過總得替口口想一想。現在不是要談到西瀅致志摩麼，那可是極其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

倖的狗」，暫時再也看不見「笑吟吟」。至少，一關涉陳源兩個字，你總不免要被公理家認爲「某籍」，「某系」，「某黨」，「嘍囉」，「重女輕男」……等；而且還得小心記住，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字樣，否則，——自然，常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無辜，魯迅致口口决計不用，所以一直寫到這里，還沒有題目，且待寫下去看罷。

我先前不是剛說我沒有「捏造事實」麼？那封信裏擧的却有。說是我說他「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酒飯了」，其實都不對。楊蔭榆女士的善於請酒，我說過的，或者別人也說過，並且偶見於新聞上。現在的有些公論家，自以爲中立，其實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等關係，甚至

於叨光了酒飯，我也說過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麽，報社收津貼，連同業中也互訐過，但大家仍都自稱爲公論。至於陳教授和楊女士是親戚而且喫了酒飯，那是陳教授自己連結起來的，我沒有說曾經喫酒飯，也不能保證未曾喫酒飯，沒有說他們是親戚，也不能保證他們不是親戚，大概不過是同鄉罷，但只要不是「某籍」，同鄉有什麽要緊呢。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只適用於紹興的人們的。

我有時泛論一般現狀，而無意中觸着了別人的傷疤，實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這也是沒法補救，除非我眞去讀書養氣，一共廿年，被人們騙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陰謀。即如上文雖然說明了他們是親戚並不是我說的話，但因爲列舉的名詞太多了，「同鄉」兩字，也足以招人「生氣」，只要看自己憤然于「流言」中

的「某籍」兩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來，這一回的說「叭兒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實我不過是泛論，說社會上有神似這個東西的人，因此多說些牠的主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本以爲這足見我是泛論了，名人們現在那里還有肯跟太監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這一層，各各認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兒狗」自命。時勢實在艱難，我似乎只有專講上帝，總可以免于危險，而這事又非我所長。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氣，還是讓牠儘量發出來罷，「一羣悻悻的狗」，在後面也好，在對面也好。我也知道將什麼之氣都放在心裏，臉上筆下却全都「笑吟吟」，是極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個洞，便什麼之氣都出來了。但其實這倒是眞面目。

第二種罪案是「近一些的一個例」，陳教授曾「泛論圖書館的重

要」，「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裏，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我却輕輕地改爲「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還問道：「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尖？」「刀筆吏」是不會有漏洞的，我却與陳敎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爲「刀筆吏」了罷。現代評論早已不見，全文無從查考，現在就據這一回的話，敬謹改正，爲「據說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發表的文章裏竟也沒想到；現在又下了台，目前無法補救了，很可惜」罷。這里附帶地聲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別人的原文用引號，擧大意用「據說」，述聽來的類似「流言」的用「聽說」，和晨報大將文例不相同。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敎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

館長的月薪又不過二百五十元。別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只是他「祇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只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纔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祇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面的；中國這面的一半，眞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麽時候纔有。但欠賬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賬，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後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纔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

定就更正，只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爲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於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却是事實。

第四種的罪案是……。陳源教授說，「好了，不舉例了。」爲什麽呢？大約是因爲「本來已經說不勝說」，或者是在矯正「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揑造得新奇就是誰的理由大」的惡習之故罷，所以就用三個例來概其全般，正如中國戲上用四個兵卒來象徵十萬大軍一樣。此後，就可以結束，漫罵——「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稱，但我不知道，只好暫用這加於「下流」人等的行爲上的話——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眞相的標本，删之可惜，扯下來粘在後面罷——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爲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駡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這一段意思很了然，猶言我寫馬則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己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眞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他終於還是人，並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僥幸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

「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只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爲眞，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裏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爲「文士」嗎？魯迅先生爲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爲。

他常常「散佈流言」和「揑造事實」，如上面擧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駡人「散佈流言」「揑造事實」，

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是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這是根據了三條例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 其實是稱別個為「文士」我也笑，稱我為「思想界的權威者」我也笑，但牙却並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裏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牠於實利上是並無什麽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採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不過這本

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後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於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也給他嘗嘗這滋味。不過雖然對于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就說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並非閒話也分明對西瀅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後也還要射，並無悔禍之心。至於署名，則去年以來只用一個，就是陳教授之所謂「魯迅」，即敎育部僉事周樹人」就是。但在下半年，應將「敎育部僉事」五字删去，因爲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却又變了「暫署僉事」了，還未去做，然而豫備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爲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只好以此暫且糊口。還有一個小目的，是在對於以我去年的免官爲「痛快」者，給他一個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於「流言」，則先已說過，正

是陳源教授首先發明的專賣品，獨有他聽到過許多；在我呢，心術是看不見的東西，且勿說，我的躲在家裏的生活即不利於作「揑……言」的樞紐。賸下的只有「幽默」問題了，我又沒有說過這些話，也沒有主張過「幽默」，也許將這兩字連寫，今天還算第一回。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眞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着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這樣看來，一面鏡子確是該有的，無論生在那一縣。還有罪狀哩——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却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

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後來見于閒話，說是「整大本的摽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却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幹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駡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爲「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彷彿比自謙爲「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牠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牠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

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爲眞，我以爲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里；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蒐起來……。其餘分量，取捨，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爲都以中國史實爲「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却以爲似乎不可，因爲歷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爲究竟也以獨創爲貴；歷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歷史有幾點近似便是

「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只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纔適用的。好在鹽谷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爲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爲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鹽谷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將五百餘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廣告上却道「選譯」。措辭實在聰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補記。）

但我還要對於「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的，似乎並不是我。因爲我於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揑造事實」，故意挑撥別人對我

的惡感，眞可以說發揮着他的眞本領。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並且因爲自己爬着。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着，却以爲被我「罵」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的；此後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磕，也並非「還不肯罷休」。

紳士的跳踉醜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爲歷來隱藏蘊蓄着，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洩，我纔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爲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並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纔刺激我去買了一本 Art of

A Beardsley 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裏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嚥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於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爲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

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嚥下去好，免得後來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別有慧心，那里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彷彿「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於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這是眞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也沒有希望國民軍失敗；對於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復辟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前一回以敎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後一回却忘却得有些離奇。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面孔」，不但毫不顧忌陳源敎授可「有些惡心」，對於

「孤桐先生」也一樣。要在我的面孔上尋出些有趣來，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去看別的面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爲教員淸高，官僚是卑下的。眞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着。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裏面，到外國去炸大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鑽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流，那時我說「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就爲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教授「刻骨鏤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並非因爲自己是官僚，定要上儕於淸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後，聽說更有生氣了。而我「下台」時所做的文章，豈不

是不但並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而且罪孽深重，延禍「面孔」了麼？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於從別一方面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歎，這就是說：錢的來源。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於國庫的麼？在曹錕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別。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別淸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裏，是到了曹錕賄選前後纔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曹錕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做總長」，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於待到那「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這當然

是因爲有適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惡心」之故嘍。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鬍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於他的面孔，却連我也並沒有什麼大「惡心」，而且彷彿還覺得有趣。這一類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前面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爲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復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我還不能「帶住」

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上滿載着一些東西，現在有人稱牠爲「攻周專號」，眞是些有趣的玩意兒，倒可以看見紳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將這事結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開場白，徐志摩「詩哲」接後段，一唱一和，說道「帶住！讓我們對着混鬥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了。還「聲明一句，本刊此後不登載對人攻擊的文字」云。

他們的什麽「閒話……閒話」問題，本與我沒有什麽鳥相干，「帶住」也好，放開也好，拉攏也好，自然大可以隨便玩把戲。但是，前幾天不是因爲「令兄」關係，連我的「面孔」都攻擊過了麼？我本沒有去「混鬥」，倒是株連了我。現在我還沒有怎樣開口呢，怎

麼忽然又要「帶住」了？從紳士們看來，這自然不過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語」，正無須「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實也並沒有「跳到半天空」，只是還不能這樣地謹聽指揮，你要「帶住」了，我也就「帶住」。

對不起，那些文字我無心細看，「詩哲」所說的要點，似乎是這樣鬧下去，要失了大學教授的體統，丟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的醜，使學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煩了。可憐可憐，有臭趕緊遮起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有這麼多的醜可丟，有那麼多的醜怕丟麼？用紳士服將「醜」層層包裹，裝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導師麼？中國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裝腔作勢的導師；要並無僞飾，——倘沒有，也得少有僞飾的導師。倘有戴着假面，以導師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來，否則，便將牠撕下來，互相撕下來。撕得

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後可以談後話。這時候，即使只值半文錢，却是眞價值；即使醜得要使人「惡心」，却是眞面目。略一揭開，便又趕忙裝進緞子盒裏去，雖然可以使人疑是鑽石，也可以猜作糞土，縱使外面滿貼着好招牌，法蘭斯呀，蕭伯訥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勸我「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還一句紳士話罷：盛意可感。書是讀過的，不止十年，氣也養過的，不到十年，可是讀也讀不好，養也養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認爲應當「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時本已不必溫言勸諭，說什麼「弄到人家無故受累」，難道眞以爲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這樣巨罰之後，還要我叩謝天恩麽？還有，李教授以爲我「東方文學家的風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總要寫到露骨到底，總盡他的興會。」我自己的意見却絕不

同。我正因爲生在東方，而且生在中國，所以「中庸」「穩妥」的餘毒，還淪肌浹髓，比起法國的勃羅亞——他簡直稱大報的記者爲「蛆蟲」——來，眞是「小巫見大巫」，使我自慚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爲例罷：一，因爲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學家，不很「打筆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爲要回敬貴會友一杯酒，這纔說出「兼差」的事來。二，關于兼差和薪水一節，已在語絲（六五）上答覆了，但也還沒有「寫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爲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

出馬脚。萬一那些虛僞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只要誰露出眞價値來，卽使只値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詩哲」爲援助陳源教授起見，似乎引過羅曼羅蘭的話，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別人身上的鬼。沒有細看，說不淸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爲沒有鬼的。假使眞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帶住」的事可就容易辦了。只要不再串戲，不再擺臭架子，忘却了你們的教授的頭銜，且不做指導青年的前輩，將你們的「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

裏去，除下假面具，亦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眞話就夠了！

（二月三日。）

送竈日漫筆

坐聽着遠遠近近的爆竹聲，知道竈君先生們都在陸續上天，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但是他大概終于沒有講，否則，中國人一定比現在要更倒楣。

竈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着一種糖，有柑子那麼大小，在我們那里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餳」了。本意是在請竈君喫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嘴學舌，對玉帝說壞話。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請喫飯。

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喫飯，尤其是請喫飯。那自然是無足怪的，的確不大好聽。只是北京的飯店那麼多，飯局那麼多，莫非都在食蛤

蜩，談風月，「酒酣耳熱而歌嗚嗚」麼？不盡然的，的確也有許多「公論」從這些地方播種，只因爲公論和請帖之間看不出蛛絲馬迹，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見，却以爲還是酒後的公論有情。人非木石，豈能一味談理，礙于情面而偏過去了，在這里正有着人氣息。况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謂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釋過，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自然不知道他說什麼，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說什麼。在現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論，本來是一種夢想；即使是飯後的公評，酒後的宏議，也何嘗不可姑妄聽之呢。然而，倘以爲那是眞正老牌的公論，却一定上當，——但這也不能獨歸罪于公論家，社會上風行請喫飯而諱言請喫飯，使人們不得不虛假，那自然也應該分任其咎的。

記得好幾年前，是「兵諫」之後，有鎗階級專喜歡在天津會議的

時候，有一個青年憤憤地告訴我道：他們那里是會議呢，在酒席上，在賭桌上，帶着說幾句就決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論不發源于酒飯說」之騙的一個，所以永遠是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纔會出現呢，或者竟許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飯爲重的老實人，却是的確也有的，要不然，中國自然還要壞。有些會議，從午後二時起，討論問題，研究章程，此問彼難，風起雲湧，一直到七八點，大家就無端覺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氣愈大了，議論愈糾紛了，章程愈渺茫了，雖說我們到討論完畢後纔散罷，但終于一鬨而散，無結果。這就是輕視了喫飯的報應，六七點鐘時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對于本身和別人的警告，而大家誤信了喫飯與講公理無關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說也沒精采，宣言也——連草稿都沒有。

但我並不說凡有一點事情，總得到什麼太平湖飯店，擷英番菜館之類裏去開大宴；我于那些店裏都沒有股本，犯不上替他們來拉主顧，人們也不見得都有這麼多的錢。我不過說，發議論和請喫飯，現在還是有關係的；請喫飯之于議論，現在也還是有益處的；雖然，這也是人情之常，無足深怪的。

順便還要給熱心而老實的青年們進一個忠告，就是沒酒沒飯的開會，時候不要開得太長，倘若時候已晚了，那麼，買幾個燒餅來喫了再說。這麼一辦，總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討論容易有結果，容易得收場。

膠牙餳的強硬辦法，用在竈君身上我不管牠怎樣，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給他醉飽一次，使他自己不開口，却不是膠住他。中國人對人的手段頗高明，對鬼神却總有些特別，二十三

夜的捉弄竈君卽其一例，但說起來也奇怪，竈君竟至于到了現在，還彷彿沒有省悟似的。

道士們的對付「三尸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沒有做過道士，詳細是不知道的，但據「耳食之言」，則道士們以爲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時，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過惡。這實在是人體本身中的奸細，封神傳演義常說的「三尸神暴躁，七竅生煙」的三尸神，也就是這東西。但據說要抵制他却不難，因爲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這一日不睡覺，他便無隙可乘，只好將過惡都放在肚子裏，再看明年的機會了。連膠牙餳都沒得喫，他實在比竈君還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狀都放在肚子裏；竈君雖上天，滿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說了一通，又下來了。對于下界的情形，玉

皇大帝一點也聽不懂，一點也不知道，于是我們今年當然還是一切照舊，天下太平。

我們中國人對于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却以爲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于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只是不肯說；你一說，據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誠然，自以爲看穿了的話，有時也的確反不免于淺薄。

（二月五日。）

談皇帝

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兇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例如對于土地或竈君。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爲王敗則爲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思想本沒有什麼大差別。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個老僕婦，告訴過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對付皇帝的方法。她說——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龍位上，一不高興，就要殺人；不容易對付的。所以喫的東西也不能隨便給他喫，倘是不容易辦到的，他喫了又要，一時辦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喫桃子，辦

不到，他就生氣，殺人了。現在是一年到頭給他喫波菜，一要就有，毫不爲難。但是倘說是波菜，他又要生氣的，因爲這是便宜貨。所以大家對他就不稱爲波菜，另外起一個名字，叫作『紅嘴綠鸚哥』。」

在我的故鄉，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紅，正如鸚哥的嘴一樣。

這樣的連愚婦人看來，也是獃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並不，她以爲要有的，而且應該聽憑他作威作福。至于用處，彷彿在靠他來鎭壓比自己更强梁的別人，所以隨便殺人，正是非備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須侍奉呢？可又覺得有些危險了，因此只好又將他練成傻子，終年耐心地專喫着「紅嘴綠鸚哥」。

其實利用了他的名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和我那老僕婦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過一則又要他弱，一則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聖君」來行道也就是這玩意，因爲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

高；因爲要便于操縱，所以又要他頗老實，聽話。

皇帝一自覺自己的無上威權，這就難辦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鬧起來，還說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聖人之徒也只好請他喫「紅嘴綠鸚哥」了，這就是所謂「天」。據說天子的行事，是都應該體帖天意，不能胡鬧的；而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們知道着。

這樣，就決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請教他們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鬧起來了。你對他說「天」麽，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豈但不仰體上天之意而已，還逆天，背天，「射天」，簡直將國家鬧完，使靠天喫飯的聖賢君子們，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們只好去著書立說，將他駡一通，豫計百年之後，卽身

歿之後，大行于時，自以爲這就了不得。

但那些書上，至多就止記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三月十七日。）

無花的薔薇

1

又是 Schopenhauer 先生的話——

「無刺的薔薇是沒有的。——然而沒有薔薇的刺卻很多。」

題目改變了一點，較為好看了。

「無花的薔薇」也還是愛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這位勗本華爾先生忽然合於我們國度裏的紳士們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點女人論；我也就夾七夾八地來稱引了好幾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薔薇，實在大煞風景，對不起紳士們。

記得幼小時候看過一齣戲，名目忘卻了，一家正在結婚，而勾魂

的無常鬼已到，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牀……實在大煞風景，我希望我還不至於這樣。

3

有人說我是「放冷箭者」。

我對於「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麼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里。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爲初無「與衆共棄」之心，只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綳綳，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子民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

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為「當為歷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為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5

預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沈默，或者不在面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着，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歎。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

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爲此徵文，徐志摩先生於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爲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7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瀅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晨副一四二三）

西瀅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製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8

志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吶喊集裏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爲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裏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瀅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搆陷人家的罪狀。……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却沒有。」（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9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嘗研究過什麼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

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麽？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爲「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牠。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爲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麽？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爲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搆陷人家的罪狀」了。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三月二十七日。）

無花的薔薇之二

1

英國勃爾根貴族曰：「中國學生祇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國之大敵，即此種極力詛咒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為過激黨之最好活動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會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學博士講演，中有謂孔子乃耶穌之信徒，因孔子喫睡時皆禱告上帝。當有聽衆……質問何所據而云然；博士語塞。時乃有教徒數人，突緊閉大門，聲言「發問者，乃蘇俄盧布買收來者。」當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國民公報。）

蘇俄的神通眞是廣大，竟能買收叔梁紇，使生孔子於耶穌之前，

則「忘却孔子之教」和「質問何所據而云然」者，當然都受着盧布的驅使無疑了。

2

西瀅教授曰：「聽說在『聯合戰線』中，關於我的流言特別多，並且據說我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紙上到也不大見。」（現代六十五。）

該教授去年是只聽到關於別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紙上發表；據說今年却聽到關於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紙上發表。「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實在特別荒唐，可見關於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爲關於別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據說「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他的什麽甲寅居然漸漸的有了活氣

了。可見官是做不得的。

然而他又做了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了，不知甲寅可仍然還有活氣？如果還有，官也還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5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鎗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

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6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7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爲積有金資，可

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8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

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爲牠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死地」

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僕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復蘇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爲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那就中國人眞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

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爲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爲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爲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的未經「死之恐怖」，即不容易爲「死之恐怖」所懾，我以爲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决心，而且永遠紀念着，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爲世上也儘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

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 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 在我面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爲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污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却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爲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屍，因爲這過於沈重。

會覺得死屍的沈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裏，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沈重的民族裏，却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沈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沈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沈重」的心。

死地確乎已在前面。爲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三月二十五日。）

可慘與可笑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佈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于三百多人。這羅網之所以佈成，其關鍵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裏大抵含着殺機，對于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後用「亂黨」，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爲「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爲這類評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裏，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

去年，爲「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爲「整頓學風」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便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裏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鎗，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羣衆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眞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爲他們「嘯聚羣衆」，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

（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着一根木棍，兩支手鎗，三瓶煤油的羣衆。以這樣的羣衆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爲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了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纔見于京報。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

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裏，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

記念劉和珍君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爲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羣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爲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爲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爲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眞有

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麽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牠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爲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眞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爲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迹，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

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云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却覺得有些躊躕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爲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爲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

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纔有人指着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纔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却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爲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纔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爲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纔見她虞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我知道上午有羣衆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

得到噩耗，說衞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爲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况且始終微笑着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羣君的。而且又證明着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爲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沈默呵，沈默

呵！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鎗，立仆；同去的楊德羣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眞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沈勇而友愛的楊德羣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只有一樣沈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

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鎗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却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汙……。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麽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爲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却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

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江，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覩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爲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爲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眞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空談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爲然的，但並非因爲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却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凶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爲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羣衆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彷彿就承認了對徒手羣衆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羣衆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

等翟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鈎通，怎麽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預想不到的。

我以爲倘要鍛鍊羣衆領袖的錯處，只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爲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只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閒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羣衆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

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只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纔是。

我以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志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干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彷彿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纔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

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

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塡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麽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敎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如此「討赤」

京津間許多次大小戰爭，戰死了不知多少人，為「討赤」也；執政府前開排槍，打死請願者四十七，傷百餘，通緝「率領暴徒」之徐謙等人五，為「討赤」也；奉天飛機三臨北京之空中，擲下炸彈，殺兩婦人，傷一小黃狗，為「討赤」也。

京津間戰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兩婦人和被炸傷之一小黃狗，是否即「赤」，尚無「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於府前槍殺之四十七人，則第一「明令」已云有「誤傷」矣；京師地方檢察廳公函又云「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之行為」矣；而國務院會議又將「從優擬卹」矣。然則徐謙們所率領的「暴徒」那里去了呢？他們都有符咒，能避槍砲的麼？

總而言之：「討」則「討」矣了，而「赤」安在呢？而「赤」安在，姑且勿論。歸根結蒂，「烈士」落葬，徐謙們逃亡，兩個俄款委員會委員出缺。六日京報云：「昨日九校敎職員聯席會議代表在法政大學開會，查良釗主席，先報告前日因俄款委員會改組事，與敎長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發言，略云，政府此次擬以外敎財三部事務官接充委員，同人應絕對反對，並非反對該項人員人格，實因俄款數目甚大，中國敎育界仰賴甚深……。」

又有一條新聞，題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員會」云。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於「中國敎育界」良非淺尠也。「從優擬卹」，誰曰不宜！？

而今而後，庶幾「中國敎育界」中，不至於再稱異己者爲「盧布黨」歟？

（四月六日。）

無花的薔薇之三

1

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

「我不能因爲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爲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贊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現代評論七十一，閒話。）

這多麼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爲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

無關的。「非人格」的一種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彷彿日見其光怪陸離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2

做那有名的小說 Don Quijote 的 M. de Cervantes 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種特別流行於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 Don Quijote 看游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髮匠來檢查；理髮匠選出幾部好的留下來，其餘的便都燒掉了。

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種。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裏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面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離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於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歷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閉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這是造給某校某人看，恐嚇恐嚇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虛，某人已逃走了。這是造給某方看，煽動煽動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檢甲校，將搜檢乙校了。這是恐嚇乙校，煽

動某方的。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喫驚。」乙校不自心虛，怎能給恐嚇呢？然而，少安毋躁罷。還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達旦，將赤化書籍完全焚燒矣。

於是甲校更正，說並未搜檢；乙校更正，說並無此項書籍云。

4

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之概了。

5

其實是不至於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却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藉此看看一部份人的思想和行爲。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這時還點綴着一點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終於沒有結果；便是這事也早從人們的記憶上消去。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裏面是什麼大英雄得勝之後，必須廓清邪說，誅戮異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廣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無須提出。但是，較之現在專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我想，百年前比現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萬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別在中國或者是確鑿的。

6

在報章的角落裏常看見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

國學咧；伊卜生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卻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聽過的耆宿的致誡一般。

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證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對於上一節所說的事，這也算作一個例外罷。

（五月六日。）

新的薔薇

——然而還是無花的——

因爲語絲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題目，所以破格地奮發，要寫出「新的薔薇」來。

——這回可要開花了？

——嗡嗡，——不見得罷。

＊

我早有點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爲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爲」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聽說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開過了。我沒有見，我就不以爲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東西是存在的。——學者們怕要說。

——好！那麼，由牠去罷。——這是我敬謹回稟學者們的話。

*

有些講「公理」的，說我的雜感沒有一看的價值。那是一定的。其實，他來看我的雜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話倘會合于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麼？我不也成了他，和其餘的一切會員了麼？我的話不就等于他們的話了麼？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于一個人和一番話了麼？

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

*

這回「北京城內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爲之憤慨：「……至于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藉

插用外國國旗，以爲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

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我們自有「法律」在。如果還不放心呢，那麼，就用一種更穩妥的旗子：紅卍字旗。介乎中外之間，超于「無恥」和有恥之外，——確是好旗子！

＊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帖在酒樓飯館裏，至今還沒有跟着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筆的人。

但這時却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爲她本不願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說「那些直接或間接

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爲「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飯呵！」

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却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

因爲「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飯」，于是自然要發生「節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來華的時候，「有些志士」却又大發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今尚爲許多人所反對，節育也行不通。爲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爲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祕訣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爲了「愛」。

＊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爲大家都要一點。

這也許還是因爲「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扶淸滅洋」，各國聯軍入京的餘澤。

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〇〇年。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卻「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喫飯；如果大師兄有靈，必將爽然若失者歟。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也是這一筆款……。

（五月二十三日。）

再來一次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于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于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

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已乎？」

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爲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勞喫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

矣？接一搏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左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

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眦之怨」。那「動機」，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着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刺刺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裏而已：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着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爲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眞的，不過是小事。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于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但我以爲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牀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爲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爲「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

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爲半農題記「何典」後，作

還是兩三年前，偶然在光緒五年（1879）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見何典題要，這樣說：

何典十回。是書爲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爲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况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裏偷閒。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爲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不得；常維鈞多識舊書肆中人，

因託他搜尋，仍不得。今年半農告我已在廠甸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此後半農便將校樣陸續寄來，並且說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還很躊躕，我總覺得沒有這種本領。我以爲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纔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峯，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却決定要寫幾句。爲什麼呢？只因爲我終于決定要寫幾句了。

還未開手，而躬逢戰爭，在砲聲和流言當中，很不寧帖，沒有執筆的心思。夾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麼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廣告怎樣不高尙，不料大學敎授而竟墮落至于斯。這頗使我淒然，因爲由此記起了別的事，而且也以爲「不料大學敎授而竟墮落至于斯」。

從此一見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是的，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無論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我所謂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經做過「論『他媽的！』」早有青年道德家烏煙瘴氣地浩歎過了，還講身分麽？但是也還有些講身分。我雖然「深惡而痛絕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紳士，却究竟不是「學匪」世家；見了所謂「正人君子」固然決定搖頭，但和歪人奴子相處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無差別的眼光看，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誇張的廣告何足爲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廣告也何足爲奇？然而呀，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紀的，又做過幾年官，和所謂「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氣驟不易退，所以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臺。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這主張在教育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贊

成之望，去年在什麽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兪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兪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廣告。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只知道裏面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爲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他兪差又沒有。那麽，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却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麽？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廣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華蓋集

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爲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敎人催眠術以糊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麽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于藥物了。其實呢，在大衆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淸政府却比這干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着，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只得寫出來，而

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爲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但短序總算已經寫成，雖然不像東西，却究竟結束了一件事。我還將此時的別的心情寫下，並且發表出去，也作爲何典的廣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東壁下，書。

馬上日記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爲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眞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却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眞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爲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

的。但我以爲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爲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麽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爲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試

試。什麽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眞是其蠢臭爲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却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麽「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旣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着一幌，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

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薄。因爲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眞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彷彿有點多事似的。因爲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爲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

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却不然，倒是因爲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喫東西喫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爲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躕。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好聽憑歐胃隱隱地痛着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麼有病，何不喫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擡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

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擡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却似乎以爲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只是他們的本意却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丁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卻步了。

前幾天和季茀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只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着向什麼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Dr. H.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里無

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 Sirup Simpl 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爲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爲問題了，因爲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删除。結果是託 Fraeulein H. 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車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强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牠幾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倒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牠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却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的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眞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

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麽都可疑。呂端大事不胡塗，猶言小事不妨胡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胡盧，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只有一日分的藥，却加了兩

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喫藥也那麽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H就攻擊我頭髮長，說爲什麽不趕快去剪髮。

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着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淸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簍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里，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爲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唐傅奕考覈道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上海進步

書局石印本茶香室叢鈔卷四第二葉。）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葉。）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葉。）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卻還不至於那麼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

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悤悤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喫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卻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喫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爲什麼叫牠「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喫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喫了一大半，因爲我忽而又以爲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喫一點。不料一喫，就又喫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

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紮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却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麽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麽？」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帳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爲高等華人，而自己却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麽還要付五分錢呢？

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麽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眞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眞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囘見囘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囘見。不喝水麽？」

「不喝了。囘見。」

我們究竟是禮敎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囘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纔囘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里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旣這麽遠，走路又這麽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挖出一

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人，要在這里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總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喫午飯。於是請我喫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喫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喫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喫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方，種着許多樹。一株頻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頻果落下來的；因爲有定律：誰拾得

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蘋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面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係吳由保定啓程後，張其鍠曾爲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爲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覘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着的兩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製，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馬上支日記

前幾天會見小峯，談到自己要在半農所編的副刊上投點稿，那名目是馬上日記。小峯憮然曰，回憶歸在「舊事重提」中，目下的雜感就寫進這日記裏面去……。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你在語絲上做什麽呢？——但這也許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時可唔唔地想：生長在敢于喫河豚的地方的人，怎麽也會這樣拘泥？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麽？因爲語絲上須投稿，而這唔想馬上就實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牠不死，只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裏的蠅羣却着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牠們先追逐着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牠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着，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麼「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麼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

間。仍舊惘惘地翻翻廢紙，又覺看見幾條茶香室叢鈔式的東西。巳經圈入字紙簍裏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于水滸傳的，移錄在這里罷——

宋洪邁夷堅甲志十四云：「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爲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蹡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

妻寃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與四虎以歸，分烹之。」案水滸傳敍李逵沂嶺殺四虎事，情狀極相類，疑即本如此等傳說作之。夷堅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條題云舒民殺四虎。

宋莊季裕雞肋編中云，「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始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于無氣也。」案水滸傳敍鄆哥向武大索麥稃，「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怎地棧得肥胮胮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煑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必多雄始孕，蓋宋時浙中俗說，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滸傳確爲舊本，其著者則浙人；雖莊季裕，

亦僅知鴨羹無氣而已。雞肋編有紹興三年（1133）序，去今已將八百年。

元陳泰所安遺集江南曲序云：「余童丱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峯，蝶蝶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綿湖爲池，闊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傳以爲宋妻所植。宋之爲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臺，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去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復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荆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叙游歷，且以慰宋妻種荷之意云。（原注：曲因靈損無存。）一棠宋江有妻在梁山濼中，且植菱荷，僅見于

此；而謂江勇悍狂俠，亦與今所傳性格絕殊，知水滸故事，宋元來異說多矣。泰字志同，號所安，茶陵人，延祐甲寅(1314)，以天馬賦中省試第十二名，會試賜乙卯科張起巖榜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龍南令，卒官。至曾孫朴，始集其遺文爲一卷。成化丁未，來孫銓等又幷補遺重刊之。江南曲卽在補遺中，而失其詩。近涵芬樓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寫本，則幷序失之矣。「舟遙見一峯」及「昔宋江事處」二句，當有脫誤，未見別本，無以正之。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眞僞莫辨。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于不談。只記得一件：

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的席上發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爲「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卽「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說畢，合座爲之「歡然」云。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躕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只好曬死罷了。卽使亂澆，總勝于不澆；卽使有害，總勝于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裏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纔放了心。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默坐着，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歡然」。人倘能夠，「超然象外」，看看報章，倒也是一種淸福。我對于報

章，向來就不是博覽家，然而這半年來，已經很遇見了些銘心絕品。遠之，則如段祺瑞執政的二感篇，張之江督辦的整頓學風電，陳源教授的閒話；近之，則如丁文江督辦（？）的自稱「書獃子」演說，胡適之博士的英國庚款答問，牛榮聲先生的「開倒車」論（見現代評論七十八期），孫傳芳督軍的與劉海粟先生論美術書。但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來，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今年春天，張之江督辦明明有電報來贊成鎗斃赤化嫌疑的學生，而弄到底自己還是逃不出赤化。這很使我莫明其妙；現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師，那疑團可就冰釋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領麼？所以三一八慘案，卽等于以赤討赤，無論那一面，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只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

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着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即亞伯拉罕的考據。大意是日本稱油爲「阿蒲拉」(Abura)，油的顏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至于「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呢，我現在可記不眞確了，總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却，只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只是上卷。但這考據究竟還過于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

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閒看。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于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因爲或種限制，只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並非和小說和分一部爲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纔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于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爲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的確不免汗流浹背。只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于體面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尙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爲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却不大有人留心牠。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爲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于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爲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于刻毒。相傳爲戲臺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齣戲，有誰認眞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于報復，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

戲，則不平也非眞，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卽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爲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硏究着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爲這也是關于「華人」的體面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着「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麽，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干，這一齣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卽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眞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臺的架子，總與在後臺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于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于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黨」；只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 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敎，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復歸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

的對于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于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麽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只在他們這麽想，便這麽說，這麽做，我們的却雖然這麽想，却是那麽說，在後臺這麽做，到前臺又那麽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信，託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閻邱辨囿。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曆上將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面這一張是紅印的。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麽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我又想，明天可掛國旗呢？……于是，不想什麽，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裏乘凉，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僱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啓示。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爲做得「長」。我于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纔明白了：「長」，是確有價值的。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並重自許，確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爲止，似乎並沒有掛國旗，後半夜補掛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

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來。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閭邱辨囿。

也還是因爲那一本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因爲那裏面講到中國的肴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肴饌。我于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只有禮記裏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裏的一張御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只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閭邱辨囿中。現在這書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嘗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葱蒜和雜合麵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只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中外人士以為可口，衛生，第一而第n的，當然不是這些；應該是闊人，上等人所喫的肴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為他們這麼喫，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

安岡氏的論中國菜，所引據的是威廉士的中國（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樂而淫風熾盛」這一篇中。其中有這麼一段——

「這好色的國民，便在尋求食物的原料時，也大概以所想

像的性慾底效能爲目的。從國外輸入的特殊產物的最多數，就是認爲含有這種效能的東西。……在大宴會中，許多菜單的最大部分，卽是想像爲含有或種特殊的强壯劑底性質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對于外國人的指摘本國的缺失，是不很發生反感的，但看到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國菜誠然大抵濃厚，然而並非國民的常食；中國的闊人誠然很多淫昏，但還不至于將肴饌和壯陽藥倂合。「紂雖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

安岡氏又自己說——

「笋和支那人的關係，也與蝦正相同。彼國人的嗜笋，可

謂在日本人以上。雖然是可笑的話，也許是因爲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

會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寶貴的，所以曾有「會稽竹箭」的話。然而寶貴牠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戰鬬，並非因爲牠「挺然翹然」像男根。多竹，卽多筍；因爲多，那價錢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鄉，就喫了十多年筍，現在囘想，自省，無論如何，總是絲毫也尋不出喫筍時，愛牠「挺然翹然」的思想的影子來。因爲姿勢而想像牠的效能的東西是有一種的，就是肉蓯蓉，然而那是藥，不是菜。總之，筍雖然常見于南邊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頭的電幹和屋裏的柱子一般，雖「挺然翹然」，和色慾的大小大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然而洗刷了這一點，並不足證明中國人是正經的國民。要得結

論，還很費周折罷。可是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岡氏又說，「去今十餘年前，有……稱爲留東外史這一種不知作者的小說，似乎是記事實，大概是以惡意地描寫日本的性底不道德爲目的的。然而通讀全篇，較之攻擊日本人，倒是不識不知地將支那留學生的不品行，特地費了力招供出來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這是眞的，要證明中國人的不正經，倒在自以爲正經地禁止男女同學，禁正模特兒這些事件上。

我沒有恭逢過奉陪「大宴會」的光榮，只是經歷了幾回中宴會，喫些燕窩魚翅。現在回想，宴中宴後，倒也並不特別發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覺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着一盤活活的醉蝦。據安岡氏說，蝦也是與性慾有關係的；不但從他，我在中國也聽到過這類話。然而我所以爲奇怪的，是在這兩極端的錯雜，宛

如文明爛熟的社會裏，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而這蠻風，又並非將由蠻野進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蠻野，假如比前者爲白紙，將由此開始寫字，則後者便是塗滿了字的黑紙罷。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眞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姦淫擄掠，做着雖蠻人對于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

我以爲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喫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着鮮血的肉類……。

正午，照例要喫午飯了，討論中止。菜是：乾菜，已不「挺然翹然」的筍乾，粉絲，醃菜。對于紹興，陳源教授所憎惡的是「師爺」和「刀筆吏的筆尖」，我所憎惡的是飯菜。嘉泰會稽志已在石印了，

但還未出版，我將來很想查一查，究竟紹興遇着過多少回大饑饉，竟這樣地嚇怕了居民，彷彿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專喜歡儲藏乾物品。有菜，就曬乾；有魚，也曬乾；有豆，又曬乾；有筍，又曬得他不像樣；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爲特色的，也還要將牠風乾：：。聽說探險北極的人，因爲只喫罐頭食物，得不到新東西，常常要生壞血病；倘若紹興人肯帶了乾菜之類去探險，恐怕可以走得更遠一點罷。

晚，得喬峯信幷叢蕪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裏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

不爲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佈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淸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纔畢，寄給小峯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着，彷彿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却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囘來，又躺下，又彷彿在享福。一個行人唱着戲文走過去，餘音裊裊，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

小說舊聞鈔裏的强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他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于古小說的判决却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只是這位强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却實在靠着小說，甚至于還靠着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岳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着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綹長鬚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着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着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于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却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臺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却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麽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于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

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

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于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喫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爲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淸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讐。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于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却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沈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牀上

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議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寃我喝「戒煙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馬上日記之二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墻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閒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Poris Pilinia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

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卽「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倒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迹。但當他精光的脚還未踏着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Blanco Ivanus）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敎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爲我們的敎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g），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却是

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爲着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裏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却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Ivan dr Maria），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裏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尙且如同眼睛裏著了玻璃粉，何况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於蘇俄的文藝論戰裏的里培進司基（U. 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週間。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爲祖師，我們的文人却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為「頻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麼，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裏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託羅茲基（Trotsky）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如此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週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着，開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

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爲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爲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只掛着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寳藏着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喫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

往往喫得很澈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喫，又須出去買來。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喫得不多，既然喫不多，我便開始敎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喫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却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喫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于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着，使牠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纔記起他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喫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眞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裏有黑點的，我們那里稱爲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喫，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捲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繫着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喫煮白菜，則卽使不至於稱爲「笨

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喫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喫的，一面想，一面喫，不料這樣就喫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爲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式萊爾(A. J. 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於莎士比亞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頭，他還拍着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於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爲是。雖然夾些「流言」在內，也未必便於「學理和事實」有妨。

記「發薪」

下午，在中央公園裏和C君做點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報，說，部裏今天發給薪水了，計三成；但必須本人親身去領，而且須在三天以內。

否則？

否則怎樣，他却沒有說。但這是「洞若觀火」的，否則，就不給。

只要有銀錢在手裏經過，即使並非擅越的布施，人是也總愛逞逞威風的，要不然，他們也許要覺到自己的無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當鋪却用這樣的勢利臉和高櫃臺；明明用銀元去換銅元，錢攤却帖着「收買現洋」的紙條，隱然以「買主」自命。錢票當然應該可

以到負責的地方去換現錢，而有時却規定了極短的時間，還要領籤，排班，等候，受氣；軍警督壓着，手裏還有國粹的皮鞭。不聽話麽？不但不得錢，而且要打了！

我曾經說過，中華民國的官，都是平民出身，並非特別種族。雖然高尚的文人學士或新聞記者們將他們看作異類，以爲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從我這幾年的經驗看來，却委實不很特別，一切脾氣，却與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經手銀錢的時候，也還是照例有一點藉此威風一下的嗜好。

「親領」問題的歷史，是起源頗古的，中華民國十一年，就因此引起過方玄綽的牢騷，我便將這寫了一篇端午節。但歷史雖說如同螺旋，却究竟並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張「親領」的是「索薪會」——嗚呼，這些專門名詞，恕我不暇一

一解釋了，而且紙張也可惜。——的驍將，晝夜奔走，向國務院呼號，向財政部坐討，一旦到手，對於沒有一同去索的人的無功受祿，心有不甘，用此給喫一點小苦頭的。其意若曰，這錢是我們討來的，就同我們的一樣；你要，必得到這里來領布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親自送到受惠者的家裏去的麽？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現在是無論怎麽「索」，早已一文也不給了，如果偶然「發薪」，那是意外的上頭的嘉惠，和什麽「索」絲毫無關。不過臨時發布「親領」命令的施主却還有，只是已非善于索薪的驍將，而是天天「晝到」，未曾另謀生活的「不貳之臣」了。所以，先前的「親領」是對于沒有同去索薪的人們的罰，現在的「親領」是對于不能空着肚子，天天到部的人們的罰。

但這不過是一個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臨其境，實在有些說不

淸。譬如一碗酸辣湯，耳聞口講的，總不如親自呷一口的明白。近來有幾個心懷叵測的名人間接忠告我，說我去年作文，專和幾個人鬧意見，不再論及文學藝術，天下國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來倒是明白了，身歷其境的小事，尙且參不透，說不淸，更何況那些高尙偉大，不甚了然的事業？我現在只能說說較爲切己的私事，至於冠冕堂皇如所謂「公理」之類，就讓公理專家去消遣罷。

總之，我以爲現在的「親領」主張家，已頗不如先前了，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謂「每况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騷如方玄綽者，似乎也已經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報，便走出公園，跳上車，逕奔衙門去。

一進門，巡警就給我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們也還是認識的。到裏面，不見什麼人，因爲

辦公時間已經改在上午，大概都已親領了回家了。覓得一位聽差，問明了「親領」的規則，是先到會計科去取得條子，然後拿了這條子，到花廳裏去領錢。

就到會計科，一個部員看了一看我的臉，便翻出條子來。我知道他是老部員，熟識同人，負着「驗明正身」的重大責任的；接過條子之後，我便待別多點了兩個頭，以表示告別和感謝之至意。

其次是花廳了，先經過一個邊門，只見上帖紙條道：「丙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滿百元」。我看自己的條子上，寫的是九十九元，心裏想，這眞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同時便直撞進去。看見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說道這「不滿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並不在這里，是在裏間。

就到裏間，那里有兩張大桌子，桌旁坐着幾個人，一個熟識的老

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條子去，簽了名，換得錢票，總算一帆風順。這組的旁邊還坐着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監督者，因爲他敢于解開了官紗——也許是紡綢，我不大認識這些東西。——小衫，露着胖得擁成摺疊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過了摺疊往下流。

這時我無端有些感慨，心裏想，大家現在都說「災官」「災官」，殊不知「心廣體胖」的還不在少呢。便是兩三年前教員正嚷索薪的時候，學校的教員豫備室裏也還有人因爲喫得太飽了，咳的一聲，胃中的氣體從嘴裏反叛出來。

走出外間，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還在，便拉住他發牢騷。

「你們怎麽又鬧這些玩藝兒了？」我說。

「這是他的意思……。」他和氣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麽辦呢？放在門板上擡來麽？」

「他說：這些都另法辦理……。

我是一聽便了然的，只是在「門——衙門之門——外漢」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點注解。這所謂「他」者，是指總長或次長而言。此時雖然似乎所指頗蒙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實，但如果再掘上去，也許又要更蒙朧。總而言之，薪水既經到手，這些事便應該「適可而止，毋貪心也」的，否則，怕難免有些危機。即如我的說了這些話，其實就已經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廳，却又遇見幾個舊同事，閒談了一回。知道還有「戊組」，是發給已經死了的人的薪水的，這一組大概無須「親領」。又知道這一回提出「親領」律者，不但「他」，也有「他們」在內。所謂「他們」者，粗粗一聽，很像「索薪會」的頭領們，但其實也不然，因爲衙門裏早就沒有什麽「索薪會」，所以這一回當然是別一批

新人物了。

我們這回「親領」的薪水，是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的。因此，事前就有了兩種學說。一，即作爲十三年二月的薪水發給。然而還有新來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于是第二種新學說自然起來：不管先前，只作爲本年六月份的薪水發給。不過這學說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這個辦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經營過。去年章士釗將我免職之後，自以爲在地位上已經給了一個打擊，連有些文人學士們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人，看過「滿牀滿桌滿地」的德文書的，即刻又悟到我單是抛了官，還不至于一敗塗地，因爲我還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于是他們的司長劉百昭便在部務會議席上提出，要不發欠薪，何月領來，便作爲何月的薪水。這辦法如果實行，我的受

打擊是頗大的，因爲就受着經濟的迫壓。然而終于也沒有通過。那致命傷，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劉百昭們又不肯自稱革命黨，主張不管什麽，都從新來一回。

所以現在每一領到政費，所發的也還是先前的錢；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間却在，實在也有些難于說是現今不在，連那時的曾經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學說起來，總得採納一點，這採納一點，也就是調和一些。因此，我們這回的收條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錢的數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這麽一來，既然並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點錢，可謂比較的周到。於我是無益也無損，只要還在北京，拿得出「正身」來。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

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裏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覺得已是一個精神上的財主；只可惜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劉百昭就來動搖過。將來遇見善于理財的人，怕還要設立一個「欠薪整理會」，裏面坐着幾個人物，外面掛着一塊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們都到那里去接洽。幾天或幾月之後，人不見了，接着連招牌也不見了；于是精神上的財主就變了物質上的窮人了。

但現在却還的確收了九十九元，對于生活又較爲放心，趁閒空來發一點議論再說。

（七月二十一日）

記談話（培良）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爲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毀校週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牠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于冷靜，過于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着熱烈的希望，發揮着豐富的感情的。在這一次談話裏，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麽，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爲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

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爲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裏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麽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綏惠略夫的歷史，倒有點有趣。十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裏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

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爲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麽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式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爲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于「克來阿派式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裏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爲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着的德文書裏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裏文學書多得很，爲什麽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

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眞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喫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將牠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爾志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喫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爲不受上司的辱罵而被革職了，

她背地裏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着。竟究後來他們知道我寃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贍得多。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爲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爲向社會復讎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是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面被破壞，一面修繕着，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的生活了。這個學校，也就是受了楊蔭榆章士釗們的破壞之後，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過下去的。

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盡然。我的家裏還住着一個鄉下人，因爲戰事，她的家沒有了，只好逃進城裏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楡，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牠，甚于連破壞者也誇耀牠。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麽會裏去，請他敍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眞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于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

不爲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纔快活的。楊蔭楡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麽意思；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纔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于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着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

于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爲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于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爲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赴這會的後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爲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後來看見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原來剛一週年，又看見用兵了。不知明年這日，

還是帶兵的開得校紀念呢，還有被兵的開毀校紀念？現在姑且將培良君的這一篇轉錄在這里，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附記。

上海通信

小峯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麼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却有一個穿制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麼？」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裏並無人參湯搾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却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爲那四口的

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里來演說，「使之聞之」。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爲錢爲什麼？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爲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鎗，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唸唸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麼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週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却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

客寓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爲」；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爲牠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着鎗，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羣。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總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羣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鎗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鎗階級」的善造「流言」，我就

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鐘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爲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纔遇見滿口英語的學生，纔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纔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嗑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閒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于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

的，樂于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爲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纔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裏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　迅。　八月三十日，上海。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訖記。

華蓋集續編的續編

在厦門島的四個月，只做了幾篇無聊文字，除去最無聊者，還剩六篇，稱爲華蓋集續編的續編，總算一年中所作的雜感全有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魯迅記。

厦門通信

H. M. 兄：

我到此快要一個月了，懶在一所三層樓上，對于各處都不大寫信。這樓就在海邊，日夜被海風呼呼地吹着。海濱很有些貝殼，檢了幾回，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四圍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鋪，只有一家，買點罐頭食物和糕餅，掌櫃的是一個女人，看年紀大概可以比我長一輩。

風景一看倒不壞，有山有水。我初到時，一個同事便告訴我：山光海氣，是春秋早暮都不同。還指給我石頭看：這塊像老虎，那塊像癩蝦蟆，那一塊又像什麽什麽……。我忘記了，其實也不大相像。我對于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

但好幾天，却忘不掉鄭成功的遺跡。離我的住所不遠就有一道城牆，據說便是他築的。一想到除了臺灣，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臺灣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謂「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纔亡的，這一年，那「仁皇帝」們便修補十三經和二十一史的刻板。現在呢，有些國民巴不得讀經；殿板二十一史也變成了寶貝，古董藏書家不惜重資，購藏于家，以貽子孫云。然而鄭成功的城却很寂寞，聽說城脚的沙，還被人盜運去賣給對面鼓浪嶼的誰，快要危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見許多小船，喫水很重，都張着帆駛向鼓浪嶼去，大約便是那賣沙的同胞。

周圍很靜；近處買不到一種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板物，所以有時也覺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見灰煙瘴氣的現代評論。這不知是怎的，有那麽許多正人君子，文人學者執筆，竟還不大風行。

這幾天我想編我今年的雜感了。自從我寫了這些東西，尤其是關於陳源的東西以後，就很有幾個自稱『中立』的君子給我忠告，說你再寫下去，就要無聊了。我却並非因爲忠告，只因環境的變遷，近來竟沒有什麼雜感，連結集舊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幾天的夜裏，忽然聽到梅蘭芳「藝員」的歌聲，自然是留在留聲機裏的，像粗糙而鈍的針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於是我就想到我的雜感，大約也刺得佩服梅「藝員」的正人君子們不大舒服罷，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雜感是印在紙上的，不會振動空氣，不願見，不翻他開來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來哄騙我。我願意我的東西躺在小攤上，被願看的買去，却不願意受正人君子賞識。世上愛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歡曼陀羅花或無名小草的，朋其還將霸王鞭種在茶壺裏當盆景哩。不過看看舊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給我抄一點麼？

此時又在發風，幾乎日日這樣，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時也偶然去散步，在叢葬中，這是Borel講廈門的書上早就說過的：中國全國就是一個大墓場。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寫先妣某而沒有兒子的姓名的；有頭上橫寫着地名的；還有刻着「敬惜字紙」四字的，不知道叫誰敬惜字紙。這些不通，就因爲讀了書之故。假如問一個不識字的人，墳裏的人是誰，他道父親；再問他什麼名字，他說張二；再問他自己叫什麼，他說張三。照直寫下來，那就淸淸楚楚了。而寫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塗，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的，從元朝到淸朝就終于沒有了局。

我還同先前一樣；不過太靜了，倒是什麼也不想寫。

魯迅　九月二十三日。

厦門通信（二）

小峯兄：

語絲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許多信件一同收到，在這里是常有的事，大約每星期有兩回。我看了這兩期的語絲特別喜歡，恐怕是因爲他們已經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罷。在中國，幾個人組織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實在是不容易的。

我雖然在這里，也常想投稿給語絲，但是一句也寫不出，連野草也沒有一莖半葉。現在只是編講義。爲什麼呢？這是你一定了然的：爲喫飯。喫了飯爲什麼呢？倘照這樣下去，就是爲了編講義。喫飯是不高尙的事，我倒並不這樣想。然而編了講義來喫飯，喫了飯來編講義，可也覺得未免近于無聊。別的學者們敎授們又作別論，從我們平

常人看來，敎書和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敎書，或者發狂變死地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

忽然記起一件事來了，還是夏天罷，現代評論上仿彿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說過：因爲駡人的小報流行，正經的文章沒有人看，也不能印了。我很佩服這些學者們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調查一下，他們有多少正經文章的稿子「藏于家」，給我開一個目錄？但如果是講義，或者什麼民法八萬七千六百五十四條之類，那就不必開，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園兄的信，說北京已經結冰了。這里卻還只穿一件夾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先生的什麼「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等類妙文，拿到這里來就完全是「無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卻並不

離披，景象大概還同夏末相彷。我的住所的門前有一株不認識的植物，開着秋葵似的黃花。我到時就開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開起的；現在還開着；還有未開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麼時候纔肯開完。「古已有之」，「于今爲烈」，我近來很有些怕敢看他了。還有雞冠花，很細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紅紅黃黃地永是這樣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來不大喜歡下地獄，因爲不但是滿眼只有刀山劍樹，看得太單調，苦痛也怕很難當。現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時皆春，一年到頭請你看桃花，你想夠多麼乏味？卽使那桃花有車輪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時候，暫時喫驚，决不會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然而荷葉却早枯了；小草也有點萎黃。這些現象，我先前總以爲是所謂「嚴霜」之故，于是有時候對于那「凜秋」不免口出怨言，加

以攻擊。然而這里却沒有霜，也沒有雪，凡萎黃的都是「壽終正寢」，怪不得別個。嗚呼，牢騷材料旣被減少，則又有何話之可說哉！

現在是連無從發牢騷的牢騷，也都發完了。再談罷。從此要動手編講義。

魯迅。十一月七日。

阿Q正傳的成因

在文學週報二五一期裏，西諦先生談起吶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藉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為然，至今也還不以為然，似乎作者對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于要做起革命黨來，終于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

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眞要做革命黨，即使眞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爲謙遜，其實是眞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爲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喫，要喘

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爲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躲在荒山裏。卽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爲淺薄，從戰士化爲畜生，嚇我以康有爲，比我以梁啓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躲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爲我于「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吶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爲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爲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爲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眞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卽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爲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爲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爲于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靑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爲「開心話」的了，每週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爲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

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閒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駡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彿就是駡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爲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駡的，都以爲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爲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駡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于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駡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里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裏想着，「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週考，眞是爲難……。」然而終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眞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

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週一週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爲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麼？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

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却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鎗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幹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麽，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于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仿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于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于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

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却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卽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爲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却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里鎗斃一個强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鎗，一共打了七鎗。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

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羣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鎗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鎗，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並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拴子刀鍘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鍘餘人槍斃　先時，衞戍司令部因爲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鍘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鋭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

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冲北，對着已備好的刑棹前站着。……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鍘，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槍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槍站在宋等的後面，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槍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着囘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眞感着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敍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爲是說着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眞是怎麼好……。

至于阿Q正傳的譯本，我只看見過兩種。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爲「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爲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爲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譌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

十二月三日，在廈門寫。

關于三藏取經記等

闊別了多年的SF君，忽然從日本東京寄給我一封信，轉來轉去，待我收到時，去發信的日子已經有二十天了。但這在我，却眞如空谷裏聽到跫然的足音。信函中還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東京國民新聞的記載，是德富蘇峯氏糾正我那小說史略的謬誤的。

凡一本書的作者，對于外來的糾正，以爲然的就遵從，以爲非的就緘默，本不必有一一說明下筆時是什麽意思，怎樣取捨的必要。但蘇峯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經記的收藏者，那措辭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來說幾句話。

首先還得翻出他的原文來——

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

蘇峯生

頃讀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為宋時臨安書舖，世因以為宋刊，然逮于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這倒並非沒有聊加辯正的必要。

※ ※ ※ ※

大唐三藏取經記者，實是我的成簣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經詩話的袖珍本，則是故三浦觀樹將軍的珍藏。這兩書，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紅葉廣知于世，從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書中

的高山寺的印記，又看高山寺藏書目錄，都證明着如此。

※　※　※　※

這不但作爲宋槧的稀本；作爲宋代所著的說話本（日本之所謂言文一致體），也最可珍重的的罷。然而魯迅氏卻輕輕地斷定道，「此書或爲元人撰，未可知矣。」過于太早計了。

※　※　※　※

魯迅氏未見這兩書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見，則其爲宋槧，決不容疑。其紙質，其墨色，其字體，無不皆然。不僅因爲張家是宋時的臨安的書舖。

※　※　※　※

加之，至于成簣堂的取經記，則有着可以說是宋版的特色的闕字。好個羅振玉氏，于此早已覺到了。

者（三浦本，成簣堂本）爲高山寺舊藏。而此本（成簣堂藏取經記）刊刻尤精，書中驚字作驚，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雪堂校刊羣書敍錄）

想魯迅氏未讀羅氏此文，所以疑是或爲元人之作的罷。即使世間多不可思議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 ⊠ ⊠ ⊠

羅振玉氏對于此書，曾這樣說。宋代平話，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宋人平話之傳于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因爲是斯學界中如此重要的書籍，所以明白其眞相，未必一定是無用之業罷。

總之，蘇峯氏的意思，無非在證明三藏取經記等是宋槧。其論據

有三——

一 紙墨字體是宋；

二 宋諱缺筆；

三 羅振玉氏說是宋刻。

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爲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錯誤，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師取經記及詩話兩種，所見的却是羅氏影印本，紙墨雖新，而字體和缺筆是看得出的。那後面就有羅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羣書敍錄，我所謂「世因以爲宋刊」，即指羅跋而言。現在蘇峯氏所舉的三證中，除紙墨因確未目覩，無從然否外，其餘二事，則那時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來了。

某朝諱缺筆是某朝刻本，是藏書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祕訣，只要稍看過幾部舊書的人，大抵知道的。何況缺筆的驚字的怎樣地觸目。但我却以爲這並不足以確定爲宋本。前朝的缺筆字，因爲故意或習慣，也可以沿至後一朝。例如我們民國已至十五年了，而遺老們所刻的書，儀字還「敬缺末筆」。非遺老們所刻的書，寧字玄字也常常缺筆，或者以甯代寧，以元代玄。這都是在民國而諱清諱；不足爲清朝刻本的證據。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易林注殘本（現有影印本，在四部叢刊中），恆字搆字都缺筆的，紙質，墨色，字體，都似宋；而且是蝶裝，繆荃蓀氏便定爲宋本。但細看內容，却引用着陰時夫的韻府羣玉，而陰時夫則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爲不能據缺筆字便確定爲某朝刻，尤其是當時視爲無足重輕的小說和劇曲之類。

羅氏的論斷，在日本或者很被引爲典據罷，但我却並不盡信奉，

不但書跋，連書畫金石的題跋，無不皆然。卽如羅氏所舉宋代平話四種中，宣和遺事我也定爲元人作，但這並非我的輕輕斷定，是根據了明人胡應麟氏所說的。而且那書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話都有，也不盡是「平話」。

我的看書，和藏書家稍不同，是不盡相信缺筆，擡頭，以及羅氏題跋的。因此那時便疑；只是疑，所以說「或」，說「未可知」。我並非想要唐突宋槧和收藏者，卽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過輕疑而已，至于「輕輕地斷定」，則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確的證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證明之後，就成爲這樣的事：魯迅疑是元刻，爲元人作；今確是宋槧，故爲宋人作。無論如何，蘇峯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這滑稽劇，是未必能夠開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雜入一點滑稽輕薄的論調，每容易迷眩一般讀者，使之失去冷靜，墜入彀中，所以我便譯出，并略加說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

新女性八月號登有「狂飈社廣告」，說：「狂飈運動的開始遠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數最進步的青年文學家合辦莽原……茲爲大規模地進行我們的工作起見於北京出版之烏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種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籌辦狂飈叢書及一篇幅較大之刊物」云云。我在北京編輯莽原，烏合叢書，未名叢刊三種出版物，所用稿件，皆係以個人名義送來；對於狂飈運動，向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如何運動，運動甚麽。今忽混稱「合辦」，實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聲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眞相，或則假借虛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業經先有陳源在現代評論上，近有長虹在狂飈上，疊加嘲罵，而狂飈社一面又錫以第三頂「紙糊的假冠」，眞是頭少帽多，

欺人害己，雖「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來特此聲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驅者」即英文Forerunner之譯名。此等名號，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別有作用，本人事前並不知情，事後亦未嘗高興。倘見者因此受愚，概與本人無涉。

厦門通信（三）

小峯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兩篇，想已到。其實這一類東西，本來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則因爲這里有幾個少年希望我要幾下，二則正苦于沒有文章做，所以便寫了幾張，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點批評厦門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沒有做，言語不通，又不知各種底細，從何說起。例如這里的報紙上，先前連日鬧着「黃仲訓霸佔公地」的筆墨官司，我至今終於不知道黃仲訓何人，曲折怎樣，如果竟來批評，豈不要笑斷眞的批評家的肚腸。但別人批評，我是不妨害的。以爲我不准別人批評者，誣也；我豈有這麼大的權力。不過倘要我做編輯，那麼，我以爲不行的東西便不登，我委實不大願意做一個莫名其

妙的什麼運動的傀儡。

前幾天，卓治睜大着眼睛對我說，別人胡駡你，你要回駡。還有許多人要看你的東西，你不該默不作聲，使他們迷惑。你現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聽了又打了一個寒噤，和先前聽得有人說青年應該學我的多讀古文時候相同。嗚呼，一戴紙冠，遂成公物，負「幫忙」之義務，有回駡之必須，然則固不如從速坍臺，還我自由之爲得計也。質之高明，未識以爲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厦門大學的職務，我已經都稱病辭去了。百無可爲，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幾個學生向我訴苦，說他們是看了厦門大學革新的消息而來的，現在不到半年，今天這個走，明天那個走，叫他們怎麽辦？這實在使我夾脊梁發冷，啞口無言。不料「思想界權威者」或「思想界先驅者」這一頂「紙糊的假冠」，竟

又是如此誤人子弟。幾囘廣告（却並不是我登的），將他們從別的學校裏騙來，而結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眞是萬分抱歉。我很惋惜沒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記事，將學生們攔住。「見面時一談，不見時一戰」哲學，似乎有時也很是誤人子弟的。

你大約還不知道底細，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確想在這里住兩年，除教書之外，還希望將先前所集成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鉤沈印出。這兩種書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請你印。因爲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無疑，惟有有錢的學校總合適。及至到了這里，看看情形，便將印漢畫象考的希望取消，並且自己縮短年限爲一年。其實是已經可以走了，但看着語堂的勤勉和爲故鄉做事的熱心，我不好說出口。後來豫算不算數了，語堂力爭；聽說校長就說，只要你們有稿子拿來，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將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約至多十分鐘罷，拿囘來了，從

此沒有後文。這結果，不過證明了我確有稿子，並不欺騙。那時我便將印古小說鉤沈的意思也取消，並且自己再縮短年限為半年。語堂是除辦事致書之外，還要防暗算，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力盡神疲，眞是冤枉之至。

前天開會議，連國學院的週刊也幾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長的意思，却要添顧問，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顧問，據說是所以連絡感情的。我眞不懂廈門的風俗，為什麼研究國學，就會傷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顧問的繩，將他絡住？聯絡感情法我沒有研究過；兼士又已辭職，所以我決計也走了。現在去放假不過三星期，本來暫停也無妨，然而這里對于教職員的薪水，有時是錙銖必較的，離開學校十來天也想扣，所以我不想來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經出題考試，作一結束了。閱卷當在下月，但是不取分

文。看完就走，刊物請暫勿寄來，待我有了駐足之所，當即函告，那時再寄罷。

臨末，照例要說到天氣。所謂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評家指爲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聲明：並非如此。天氣，確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黃得多；然而我那門前的秋葵似的黃花却還在開着，山裏也還有石榴花。蒼蠅不見了，蚊子間或有之。

夜深了，再談罷。

魯迅　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睡了一覺醒來，聽到柝聲，已經是五更了。這是學校的新政，上月添設，更夫也不止一人。我聽着，總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聲調最分明地可以區別的有兩種——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聲調也有派別，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幷以奉告，當作一件新聞。

海上通信

小峯兄：

前幾天得到來信，因爲忙于結束我所擔任的事，所以不能卽刻奉答。現在總算離開厦門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麽海上。總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見島嶼。但毫無風濤，就如坐在長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顚簸自然是有的，不過這在海上就算不得顚簸；陸上的風濤要比這險惡得多。

同艙的一個是臺灣人，他能說厦門話，我不懂；我說的藍青官話，他不懂。他也能說幾句日本話，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于是乎只好筆談，才知道他是絲綢商。我于絲綢一無所知，他于絲綢之外似乎也毫無意見。于是乎他只得睡覺，我就獨霸了電燈寫信了。

從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閒空，給唐宋傳奇集做一篇後記，準備付印，不料現在又只得擱起來。至于野草，此後做不做很難說，大約是不見得再做了，省得人來謬託知己，舐皮論骨，什麼是「入于心」的。但要付印，也還須細看一遍，改正錯字，頗費一點工夫。因此一時也不能寄上。

我眞到十五日才上船，因爲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後來是等船。在最後的一星期中，住着實在很爲難，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爲要飯碗不容易，現在才知道不要飯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辭職時，是說自己生病，因爲我覺得無論怎樣的暴主，還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並非氣厥病，也不至于牽連了別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給我開了幾次送別會，演說，照相，大抵是逾量的優禮，我知道有些不妥了，連連說明：我是戴着「紙糊的假冠」

的，請他們不要惜別，請他們不要憶念。但是，不知怎地終于發生了改良學校運動，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長罷免大學祕書劉樹杞博士。

聽說三年前，這里也有一回相類的風潮，結果是學生完全失敗，在上海分立了一個大夏大學。那時校長如何自衞，我不得而知；這回是說我的辭職，和劉博士無干，乃是胡適之派和魯迅派相排擠，所以走掉的。這話就登在鼓浪嶼的日報民鐘上，並且已經加以駁斥。但有幾位同事還大大地緊張起來，開會提出質問；而校長却答覆得很乾脆：沒有說這話。有的還不放心，更給我放散別種的謠言，要減輕「排擠說」的勢力。眞是「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如果我安心在厦門大學喫飯，或者沒有這些事的罷，然而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長林文慶博士是英國籍的中國人，開口閉口，不離孔子，曾經做過一本講孔教的書，可惜名目我忘記了。聽說還有一本英文的自

傳，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在正做着人種問題。他待我實在是很隆重，請我喫過幾回飯；單是餞行，就有兩回。不過現在「排擠說」倒衰退了；前天所聽到的是他在宣傳，我到厦門，原是來搗亂，並非預備在厦門教書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沒有辭掉。

現在我沒有到北京，「位置說」大概又要衰退了罷，新說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見其深重的，因爲中國向來就是「當面輸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時代」的青年才這樣。對面是「吾師」和「先生」，背後是毒藥和暗箭，領教了已經不只兩三次了。

新近還聽到我的一件罪案，是關于集美學校的。厦門大學和集美學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現在因爲反對校長，鬧了風潮了。先前，那校長葉淵定要請國學院裏的人們去演說，于是分爲

六組，每星期一組，凡兩人。第一次是我和語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書來迎接。此公和我談起，校長的意思是以為學生應該專門埋頭讀書的。我就說，那麼我却以為也應該留心世事，和校長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罷。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說說。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長實在沈鷙得很，殷勤勸我喫飯。我却一面喫，一面愁。心裏想，先給我演說就好了，聽得討厭，就可以不請我喫飯；現在飯已下肚，倘使說話有背謬之處，適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後講演，我說的是照例的聰明人不能做事，因為他想來想去，終于什麼也做不成等類的話。那時校長坐在我背後，我看不見。直到前幾天，才聽說這位葉淵校長也說集美學校的鬧風潮，都是我不好，對青年人說話，那里可以說人是不必想來想去的呢。當我說到這里的時候，他還在後面搖搖頭。

我的處世，自以爲退讓得儘夠了，人家在辦報，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開會，我决不自己去演說。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須任憑我說一點我所要說的話，否則，我寧可一聲不響，算是死屍。但這里却必須我開口說話，而話又須合于校長之意。我不是別人，那知道別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的妙法，又未曾學過。其被搖頭，實活該也。

但從去年以來，我居然大大地變壞，或者是進步了。雖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著一點沈重了。這是我經歷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世故之後，纔獲得的。我已經管不得許多，只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衝突，蔑視他們，並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場。海上的月色是這樣皎潔；波面映出一大片銀

鱗，閃爍搖動；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彷彿很溫柔。我不信這樣的東西是會淹死人的。但是，請你放心，這是笑話，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還毫沒有跳海的意思。

魯迅。一月十六夜，海上。

魯迅自編文集

呐喊

中國小説史略

熱風

彷徨

華蓋集

墳

華蓋集續編

野草

朝花夕拾

而已集

三閑集

二心集

僞自由書

南腔北調集

准風月談

故事新編

花邊文學

且介亭雜文

且介亭雜文二集

